

制造业外迁：趋势难改 但需作为

——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分析师：周喜

SAC NO: S1150511010017

2020年04月23日

证券分析师

周喜

022-28451972

相关研究报告

- 如果说此前各国对制造业的青睐更多地处于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的考量，那么此次疫情则令各主要经济体对产业链安全有了更深的认识，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国或转移出中国，进而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将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内心所想。
- 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制造业的跨国迁移有其自身规律，其趋势难以扭转。对于中国来说，要素投入难以为继已无需赘述，制造业跨国转移的趋势也难以避免，但是面对这一趋势，我们不应坐视不理、顺其自然，而应该主动作为尽可能延缓产业外迁的步伐。
- 无论是美日经验，还是国内行业表现都说明，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一方面承压于要素成本上升，一方面承压于国际贸易关系紧张等，制造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外迁逐步成行，甚至可能演变为一国的产业空心化。虽然在此过程中，经济体往往呈现出第三产业占比的明显提升，经济结构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但是我们也应有清醒的认识：其一，传统产业的战略价值被忽视；其二，传统产业的基础作用被忽视；其三，要素价格异化被扩大。
- 因此，我们一方面承认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制造业外迁的步伐不可避免，但同时也应认识到甚至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外迁也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对此不应不屑一顾。立足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尽力减缓制造业外迁不仅有利于我国“稳中求进”战略的实施，而且也会通过协同效应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针对于此，我们不仅应当平衡实体与金融的关系，而且也应平衡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通过区域协调政策促进制造业的西迁，避免制造业直接“蛙跳”至海外，具体而言：首先，要抑制金融企业的过度盈利；其次，要纠正对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过度强调；再次，立足国内二元结构，用好区域和人口政策，因地制宜地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支持；最后，发挥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效应，通过对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改造，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来冲抵要素成本上升对传统制造业竞争力的侵蚀。

风险提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波动

目 录

1. 趋势难避免：美日制造业外迁回顾	4
1.1 美国经验	4
1.2 日本经验	7
2. 制造业外迁趋势已现 成本因素仍是主导	9
2.1 制造业外迁趋势已成 行业表现不一而同	9
2.2 成本因素仍是主因 东南亚是主要迁出地	11
3. 优化政策引导 延缓制造业外迁	13

图 目 录

图 1: 日本产能指数变化 (1978-2019)	7
图 2: 出口交货值变动	9
图 3: 出口交货值增速	9
图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变动情况	10
图 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数变动情况	10
图 6: 中国对亚洲投资占比情况 (不含香港)	12
图 7: 中国对越南投资项目数量	12
图 8: 中国对越南投资注册资金	12
图 9: 工业对 GDP 贡献率依旧举足轻重	13
图 10: 制造业是就业重要承载者	13
图 11: 金融业就业人员工资明显高于制造业	15

表 目 录

表 1: 1972-2018 年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速与 GDP 增速对比	5
表 2: 1983-2019 年间美国各职业就业人口分布概览	6
表 3: 2002-2019 年间日本各行业就业人口分布概览	8

近日“美国政府准备撤离在中国的企业，并承担所有的撤离费用”的传闻再度将中国制造业推到了舆论的潮前，其实宣扬“美国至上”的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就成为其执政的重要目标之一，甚至其前任奥巴马总统在次贷危机后也曾提出“振兴制造业”的主张。如果说此前各国对制造业的青睐更多地处于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的考量，那么此次疫情则令各主要经济体对产业链安全有了更深的认识，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国或转移出中国，进而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将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内心所想。

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制造业的跨国迁移有其自身规律，其趋势难以扭转。在产业承接过程中，伴随着后发经济体的不断发展，此前低成本优势逐渐消亡，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核心的传统产业转出就成为必然。就生产函数而言，面对要素投入贡献的难以为继，提升生产效率成为唯一选择，于是并不能认为产业升级完全是一种主动行为，企业经营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内外竞争者的你追我赶表明产业升级是企业求生欲的最佳体现。

对于中国来说，要素投入难以为继已无需赘述，制造业跨国转移的趋势也难以避免，但是面对这一趋势，我们不应坐视不理、顺其自然，而应该主动作为尽可能延缓产业外迁的步伐。

1. 趋势难避免：美日制造业外迁回顾

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美国是百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技术创新的重要发源地，同时也是产业转移的主要源头；而作为曾一度挑战美国经济地位的日本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多产业的迁入源头。两大经济体制造业的演变历程都显示，制造业外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迁的趋势难以避免。

1.1 美国经验

回顾美国制造业外迁历史，我们将从两个角度加以观察：其一，美国工业总产值变动；其二，美国就业人口分布变动。

1.1.1 工业总产值的变迁

数据显示，1972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工业总产值累计增长127.76%，同期GDP增速为246.22%，工业生产增速远低于GDP。分类别看，建筑用品、非耐

用品以及其他耐用品工业产值增速落后最为明显，分别为 191、180 和 133 个百分点；相对于此，设备类工业总产值增速则超过同期 GDP 增长水平，达到 86 个百分点，其中商业设备贡献最为明显，其同期增幅为 418%，较同期 246% 的 GDP 累计增速高出 172 个百分点。

表 1：1972-2018 年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速与 GDP 增速对比

	相较同期 GDP 增速变动	工业总产值占 GDP 比例变化		
		全样本期	奥巴马时期	特朗普时期
工业总产值	-118.46%	-10.41%	-2.91%	-0.33%
最终产品	-107.96%	-6.73%	-1.87%	-0.27%
消费品	-160.70%	-9.29%	-1.12%	-0.32%
耐用品	-107.23%	-1.23%	0.08%	-0.12%
汽车产品	-98.69%	-0.72%	0.34%	-0.09%
其他耐用品	-133.00%	-0.58%	-0.27%	-0.03%
非耐用品	-179.58%	-8.69%	-1.14%	-0.20%
设备	85.74%	0.83%	-0.74%	0.06%
商业、国防和空间设备	113.98%	1.00%	-0.63%	0.02%
商业设备	172.13%	1.15%	-0.47%	0.04%
国防和空间设备	-120.65%	-0.33%	-0.16%	-0.02%
非工业用品	-146.31%	-3.77%	-1.03%	-0.06%
建筑用品	-191.37%	-1.96%	-0.36%	0.01%
商业用品	-123.61%	-1.98%	-0.68%	-0.07%
商业能源产品	-113.59%	-0.64%	-0.21%	-0.01%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更进一步，分析工业总产值及子类在同期 GDP 中的占比可知，1972 年工业总产值占同期 GDP 的三成，而 2018 年这一比例则下降至两成，其中非耐用品依旧首当其冲。我们对比奥巴马时期和特朗普时期占比的变化情况可知，曾提出“振兴制造业”的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扭转美国制造业的颓势，其任期内工业总产值在 GDP 中的占比下降了近 3 个百分点，其中非耐用品占比降幅为 1.14%；而悍然发动中美贸易争端、无所不用其极的特朗普总统也没有阻止制造业地位的下行，在其执政的两年内，工业总产值占比仍降低了 0.33 个百分点，除设备和建筑用品两个子类外，各类工业产值在 GDP 中的占比均不同程度下降。

1.1.2 就业人口分布变迁

在美国制造业变迁的过程中，全面就业人口分布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通过对可得数据（1983 至 2019 年）加以分析，我们看到期间美国 16 岁以上就业人

口从9726万人增长至1.58亿人,然而同期“生产职业”就业人口则由期初的879.4万人减少到822.3万人,是唯一就业人口减少的子类。另外,从各职业就业人口占比变动入手,我们看到不仅“生产、运输和搬运职业”就业人口占比降低4.44个百分点,受其影响“销售和办公室职业”就业人口占比则出现了更高的下降,降幅达到6.75%,其中尤以“办公室和行政支持职业”占比降幅最为明显,达到5.43个百分点;与之对应,“管理、专业及相关职业”的就业人口占比则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幅度达到12.1个百分点,在1983至2019年共增加的6124万就业人口中,该部类贡献了3714万人,占比达到60.66%。

更进一步观察数据可知,“生产职业”就业人口占比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分别降低了0.40和0.29个百分点;就绝对量而言,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生产职业”就业人口分别减少了10.6和8.6万人。

表 2: 1983-2019 年间美国各职业就业人口分布概览

	增加就业 人口(千人)	占比	就业人口占比变动		
			全样本时期	奥巴马时期	特朗普时期
管理、专业及相关职业	37,149.00	60.66%	12.10%	2.91%	1.87%
管理、商业和金融运营职业	15,924.00	26.00%	5.35%	1.31%	0.89%
专业及相关职业	21,225.00	34.66%	6.75%	1.60%	0.97%
服务职业	11,244.00	18.36%	1.04%	0.43%	-0.72%
销售和办公室职业	6,357.00	10.38%	-6.75%	-2.02%	-1.28%
销售及相关职业	4,772.00	7.79%	-1.32%	-0.86%	-0.67%
办公室和行政支持职业	1,585.00	2.59%	-5.43%	-1.17%	-0.62%
自然资源、建设和维修职业	3,555.00	5.80%	-2.04%	-0.91%	0.05%
农业、林业和渔业的职业	231.00	0.38%	-0.23%	-0.02%	0.13%
建筑业和采矿业职业	2,001.00	3.27%	-1.18%	-0.47%	0.01%
安装、维护和修理职业	1,325.00	2.16%	-0.63%	-0.43%	-0.09%
生产、运输和搬运职业	2,858.00	4.67%	-4.44%	-0.41%	0.09%
生产职业	-565.00	-0.92%	-3.85%	-0.40%	-0.29%
运输和搬运职业	3,423.00	5.59%	-0.59%	-0.01%	0.38%

资料来源: Wind, 渤海证券研究所

无论是对比工业生产总值,还是对比就业人口变动,都不难发现,在经济的发展中,美国制造业地位逐年降低,有形产品制造逐步让位于提供无形产品的服务业,在制造业内部,高端制造业则是美国制造业增长的主导力量,设备中的商业设备首当其中,汽车行业则勉为支撑,除此之外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可以说全面下行。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美国依托其金融和技术优势保护着其在国际上的整体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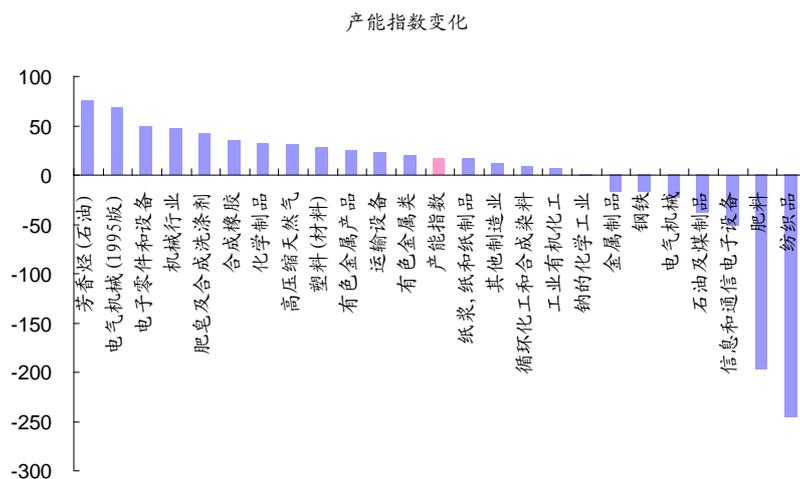
争力，然而资金、技术以及服务便捷的跨国流动性以及国内劳动力资源在跨国流动上的诸多不便，不仅令美国铁锈地带渐趋形成，也助推了美国基尼系数的提升。

1.2 日本经验

在对日本制造业演变的分析中，我们同样从工业产值和就业人口分布两个层面入手，区别在于，因为数据不可得，我们通过对比日本主要行业产能指数变化从侧面观察其工业产值变动情况。

1978年至2019年日本产能指数的变化显示，尽管产能总指数有所提升，但是纺织品、肥料以及信息和通信电子设备产能等则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其中前两者降幅十分明显。

图 1：日本产能指数变化（1978-2019）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观察日本就业及行业分布情况（2002-2019年）可知，期间日本就业人口总数从6330万人增长至6724万人，基本保持稳定，各行业中“医疗、保健和福利事业”就业人口占比提升最为明显，达到5.05个百分点，其新增就业人口为总新增就业人口的93.65%，同期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则下降3.18个百分点，就业人口共减少139万人。

总体来看，与美国类似，日本制造业地位在近20年间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区别在于，美国更强的创新和金融实力令其在这两个领域收获颇丰，而日本老龄化趋势的延续则令其在医疗领域的就业人口大为增加，当然日本在技术领域同样具

备相当的竞争力，于是才有信息和科研领域就业人口占比的提升（这两个领域新增就业人口为同期总新增就业人口的 18.02%和 9.14%）。

表 3：2002-2019 年间日本各行业就业人口分布概览

	就业人口占比 变动	新增就业人 口占比
农业和林业	-1.16%	-15.48%
非农林业	1.14%	115.23%
医疗、保健和福利事业	5.05%	93.65%
信息和通讯业	0.91%	18.02%
其他未列明服务	0.86%	20.56%
教育及学习支持	0.59%	14.47%
科学研究、专业和技术服务	0.35%	9.14%
房地产和货物租赁	0.32%	7.11%
政府,其他分类除外	0.16%	6.09%
运输及邮政业	-0.01%	5.08%
住宿及餐饮业	-0.01%	6.09%
采矿业	-0.05%	-0.76%
电,燃气,水和热能供应	-0.12%	-1.52%
金融和保险	-0.20%	-0.76%
渔业	-0.22%	-3.30%
生活相关及个人服务和娱乐服务	-0.24%	-0.25%
综合服务	-0.40%	-5.58%
批发和零售	-1.75%	-12.44%
建筑业	-2.34%	-30.20%
制造业	-3.18%	-35.28%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637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